

侦探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的先驱，恐怖小说大师，象征主义的先行者

世界推理侦探小说最高荣誉“爱伦·坡奖”以他命名

爱伦·坡 黑暗故事

【美】爱伦·坡◎著 文清◎编译

★★★
精华版

★★★



爱伦·坡 黑暗故事

【美】爱伦·坡◎著 文清◎编译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伦·坡黑暗故事 / (美) 爱伦·坡 (Poe, E. A.) 著; 文清编译.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047-4747-1

I. ①爱… II. ①爱… ②文…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2277 号

策划编辑 王秋萍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康书民 宋 宇

责任校对 梁 凡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 (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047-4747-1/I · 0084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2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7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年），美国文学家，与安布罗斯·布尔斯和H.P.洛夫克拉夫特并称为美国三大恐怖小说家。此外，他还拥有多重光环：恐怖小说大师、侦探悬疑小说鼻祖、科幻文学先驱和早期象征主义代表等。这位文坛怪杰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稀世珍宝，要了解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史，就不能不了解爱伦·坡及其思想和作品。

这位上过战场并在西点军校学习过的作家，一生饱受争议。他才华横溢，却又生活放荡，酗酒成性，1849年10月，有人在巴尔的摩街头发现了烂醉如泥、胡言乱语的爱伦·坡，四天后，他死于“脑溢血”。不过，关于他的死因还有另外一些猜测，有很多人认为是吸毒、霍乱、自杀和肺结核等原因。

翻开美国文学史，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位作家像爱伦·坡那样身世凄凉、穷困潦倒的了。爱伦·坡出身于一个戏剧家庭，本名埃德加·坡，幼年时父母双亡，后由约翰与法兰西丝·爱伦夫妇抚养长大，更名埃德加·爱伦·坡。早年，爱伦·坡一度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后于1830年5月进入西点军校，因不满军校的压抑生活，故经常刻意违反校规，在1831年1月受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开除。期间，爱伦·坡与其养父断绝了关系。

之后，爱伦·坡为了生活，他终生只以写作为生，因此长期处于困顿之中。爱伦·坡一生潦倒、痛苦，倒不是因为他幼年失去父母，而是因为他的性格。据



说他的性格有两面性，对自己喜欢的人温文尔雅、诚恳善良，而对他不喜欢的人却桀骜不驯、不留情面。所以有人说他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生活准则，再加上他的思想跟时人格格不入，为世情所诟病，遭际的潦倒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或许是继承自家庭的戏剧天分，加之幼年培养起来的不安全感与叛逆性格，使得爱伦·坡在文学上拥有独特的气质。他一生创作颇丰，其中主要作品有悬疑小说《黑猫》《莫格街凶杀案》《被藏起来的心脏》《威廉之死》《玛丽·罗杰疑案》《厄榭府的倒塌》等，诗歌《乌鸦》《致安娜贝尔李》等，文学理论著作《写作的哲学》和《诗歌原理》等。

爱伦·坡的悬疑小说在文学界独树一帜，以其离奇神秘、惊悚阴郁的风格吸引了大批读者，在世界文坛经久不衰。其中，发表于1841年的《莫格街凶杀案》是公认最早的侦探小说，作者以“密室凶杀”为中心疑点，展开了一系列精彩的推理。在随后发表的《玛丽·罗杰疑案》《被窃的信》《你就是杀人凶手》等作品中，作者更是将这种推理式写作模式发挥到极致。爱伦·坡这种独创的写作手法，使得后世侦探小说家绝少能脱其窠臼。此外，爱伦·坡还成功地塑造了业余大侦探奥古斯都·迪潘这一形象，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几乎就是迪潘的翻版。

天才往往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很难得到同代人的理解和赏识，爱伦·坡便是其中的一位。但是在今天，在爱伦·坡谢世160多年以后，我们可以欣慰地说，他的读者早已遍布世界，难以计数。

本书精选编译了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旨在为爱伦·坡的文学爱好者和喜好惊悚推理小说的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读本。因为爱伦·坡的行文风格独特，文字描写细腻繁复，为求准确传达作品内涵，故在编译过程中，我们酌情参考了一些前辈翻译作家的版本，谨此表示感谢。此外，鉴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与文学翻译同好批评指正。

编者

2013年6月



目 录

CONTENTS

莫格街凶杀案 / 001	活葬 / 192
玛丽·罗杰疑案 / 020	人群中人 / 201
被窃的信 / 043	天蛾 / 208
金甲虫 / 053	捧为名流 / 212
你就是杀人凶手 / 083	威廉之死 / 218
黑猫 / 090	与木乃伊对话 / 232
陷坑与钟摆 / 098	一千零二夜的故事 / 243
红死病的假面具 / 110	气球骗局 / 255
椭圆形画像 / 115	莫斯克海峡沉浮记 / 266
丽姬娅 / 118	梅岑格斯泰男爵 / 275
莫蕾拉 / 131	瓦尔德玛之病例真相 / 281
贝蕾妮丝 / 136	黎明之约 / 287
埃莱奥诺拉 / 141	跳蛙 / 294
长方形盒子 / 146	被藏起来的心脏 / 301
凹凸山的传说 / 155	柏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 306
厄榭府的倒塌 / 164	瘟疫王战记 / 322
一桶白葡萄酒 / 178	羊皮纸上的遗嘱 / 331
瓶中手稿 / 184	钟楼魔鬼 / 339

莫格街凶杀案

(一)

一八××年春夏之季，我寓居巴黎，与一位名叫奥古斯都·迪潘的先生相识。该绅士出身名门，但因家道中落，生活陷入窘境。家中的变故令他的精神萎靡不振，他也无意重整家业，幸好债主对他还算宽厚，留给他一点钱，如今，他就靠这点钱过活。

迪潘先生的生活十分节俭，唯一会让他花大钱的嗜好是买书，而书籍在巴黎便宜易得。我第一次与他相遇，是在蒙特马特一家冷清的图书馆里，碰巧我们找的书一样。正因相同的趣味，我们成了朋友。

那次书店相遇后，我们有了频繁的往来。迪潘先生以法国人特有的坦诚讲述了他的家史，我听得趣味盎然，他阅读之广，想象之丰富热烈着实让我有些惊讶。当时我正在寻找题材打算写一部侦探小说，觉得和他交往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我同他商议后决定，在我逗留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要住在一起。

我手头较为宽裕，房租、家具和装修的费用就由我承担。我们在圣日耳曼区偏远荒凉的某处租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由于当地人的迷信被荒废了很久，经受了多年风雨侵蚀的老房子，看起来摇摇欲坠。

我们在这里住下后息交绝游，以前的熟人都不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迪潘多年来没有与任何人交往，在巴黎认识他的人也不多。但如果当时有人来看望我们，了解我们的寝食起居，他一定会以为我们是疯子，只不过不会有什么危害罢了。

我的朋友有种怪癖，他毫无缘由地喜欢黑夜，不久，我也染上了这种怪癖。长夜漫漫，总有尽时，但我们假想它会永远持续下去。破晓之时，我们关上所有门窗，点上几只香蜡，借助其发出的鬼火般的微光，过着黑夜般的日子，直到钟声敲响，我们才知道黑夜业已来临。然后我们手挽手，在大街小巷漫游，谈论白天的话题，冷静观察漆黑的四周，以此获得精神上的刺激。就在这样的交往中，我发现了迪潘奇特的分析能力。

我知道迪潘有着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我也知道他同时具有十分特殊的分析能力，但是，每当他向我展示他的分析能力的时候，我还是会大吃一惊，同时对他产生仰慕之情。

迪潘总是得意扬扬地告诉我，大部分人在他眼里就像玻璃一样透明，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就像他对我的心思总是了如指掌一样。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他总能当场拿出让我信服的证据，证明事实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

每次，他在讲述他的分析过程时，总是态度冷漠、面无表情。他也习惯将他那原本就洪亮高昂的嗓音提到最高，要是不熟悉他的人会以为他在生气，但只要仔细聆听，就会从他清晰的发音中发现他的声音原本就是如此。

下面，我举个例子来展现迪潘的特别之处吧。

一天夜里，我们在皇宫附近一条脏乱的长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有那么一段时间，大约15分钟吧，我们一言不发默默地走着，想着各自的心事，至少在迪潘和我说话之前我认为是这样。

就在这时，迪潘突然开口说：“他确实很矮，但他要是能在杂技场演出也还不错。”我当时正专注思考，下意识地表示了赞同，但下一刻我又感到大吃一惊，因为迪潘那句话点出了我心中正在想的问题。我不明白他是怎样得知我的想法的，我甚至怀疑是我的耳朵听错了。于是，我刻意试探着问他，是否知道我心里正在想着谁。迪潘说，他知道。接着，他准确地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桑蒂耶。他还说，桑蒂耶个子矮小。说完他问我，桑蒂耶是不是不适合演悲剧。

是的，迪潘说的一点都不错，桑蒂耶正是我心里所想之人。他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皮匠，也是一个戏迷，曾经在克雷毕庸的悲剧中饰演泽科西斯一角。虽然他演得很认真卖力，但是人们对他的表演只是报以讥讽与嘲笑。

我虽然极力克制但仍难掩惊异之情，我恳求迪潘告诉我，他是如何通过精准的逻辑推算，得知我心中所想的。

迪潘说：“我知道，你是在看到一个卖水果的人之后才想到，桑蒂耶太矮了，所以他不适合演绎科西斯这类角色。”

迪潘所说的那个卖水果的人，是我们在15分钟前遇到的。那时，我们刚从西小街来到这条大街上，我看到迎面走来一个人，他头上顶着一大筐苹果，还差点把我撞倒，这使我感到十分不快。

但是我不明白，迪潘何以由此推测出我在想有关桑蒂耶的事情，因为二者之间实在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迪潘慢条斯理地向我解释了他的分析过程。

原来，从我们和那个卖水果的人相遇之后，我就独自想着心事，而迪潘则一直在观察我。迪潘用他那高昂却平缓的声音对我说：“在那之后，你的思维活动虽然很多，但主要可以分为几个环节，它们从前往后分别是：那个卖水果的、街上的石头、石头切割术、伊壁鸠鲁、尼古斯博士、猎户星座、桑蒂耶。”

我平时偶尔也会回想自己的思路，那时我总会发现我最初所想的事情，与最终所想的风马牛不相及。这常常令我觉得不可思议。但就是这样信马由缰毫无关联的思路，却能被迪潘完全猜中，不差分毫，可想而知我当时有多惊讶。

迪潘回忆说：“我们刚才走西小街之前，谈论的话题是马。进入到这条街后，我们就遇到了那个卖水果的人。原本他应该只是和我们擦身而过，但不巧的是这条路的人行道正在施工，恰巧那有一堆石头，所以那个人才会在匆忙赶路间把你撞到了石头上，你也因此扭到了脚腕。你十分生气，看着那块石头嘀咕了几句，然后就不声不响地向前走了。”

这些小细节，并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迪潘却一一看在眼里，因为他一直在观察生活。

迪潘接着说：“我发现你一直怒气冲冲地看着人行道上的坑洼和车印，所以



我知道，你一定还在想刚刚绊到你的石头。你那副气愤的表情一直保持到我们进入拉马丁小胡同。到了拉马丁小胡同时，你一边嘀咕着什么一边露出了笑容。这下我知道，你嘴里嘀咕的一定不是这条铺满石块的小路，而是刚刚的石头。我深信，你说的是石头切割术。我了解你，朋友，我知道你一定会从这个词上联想到原子，然后再从原子想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伊壁鸠鲁。我们之前不是探讨过这个希腊人的理论吗？我相信你对此一定印象深刻。

“朋友，你知道伊壁鸠鲁提出的猜想中，最为奇特的一则，竟与当今的宇宙进化论出奇的吻合。所以，你一定会抬头去看猎户座。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也不过在猜测你的想法而已。但是，当我看到你真的抬头看星空时，我就确信我的分析完全切中你的内心了。所以，我接着分析你接下来会想些什么。我想，你一定会想到一句拉丁诗句，因为它说的是猎户星座。你问我为什么这样确信？因为这句诗是我告诉你的呀。然后就简单了，和这句诗相关的当然就是昨天《博物馆报》上那篇特意讽刺桑蒂耶的文章了，所以你之后的思路自然要转移到桑蒂耶身上。当我看到你的嘴角露出了微笑时，我更加确信，你一定想到了那位倒霉的皮匠。朋友，我还注意到，你在想到桑蒂耶时，原本一直弯着的腰一下子挺直了。这说明，你在想桑蒂耶真是太矮小了。”

这就是迪潘切中我心中所想的全部推论过程。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讲述什么神秘、离奇的故事，只是想告诉大家，迪潘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丰富想象力和分析能力，也是想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能够解决下面这个事件。

(二)

就在桑蒂耶事件不久后的一天，我们在《论坛报晚刊》上看到一段新闻：那天凌晨3点左右，圣罗克区的莫格街传出一阵凄惨的叫声，声音来自一幢寓所的四楼，那里住着列斯巴纳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闻声而来的人们本想冲进房子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却没想到大门紧锁。当人们用铁锹破开大门后，八九个邻居与

两名警察进到屋子里。这时屋子里很安静，就在大家跑上楼梯时，又仿佛听到三个人的争吵声。然而等众人上到二楼楼梯时，所有的声音却都消失了。人们担心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于是立刻分头搜查各个房间。最终，人们找到四楼一间反锁着的屋子，当人们破门而入后，房间中的惨状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原本整洁的房间变得凌乱不堪，家具散乱倒地，无一完好。地板上散落着四枚拿破仑金币，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三把大银匙，两个装了约四千枚金法郎的钱袋；椅子上有一把血污斑斑的剃刀；角落处五斗橱的抽屉全都被拉开，虽然许多东西还在里面，但是明显有着被翻过的痕迹；床垫被扔在地板上，下面有一只被打开的小型铁箱，钥匙还在；铁箱里只有几封信以及一些普通的文件；壁炉上除了有两三把溅满鲜血的花白长头发外，再没有其他特殊细节，只是人们发现壁炉里的煤灰特别多。

大家检查烟囱的时候，发现了卡米耶的尸体。她身上有多处擦伤，可见她是被人硬塞进烟囱管里的。她的脸上布满了抓伤，喉咙处有一排很深的指甲印和黑色的淤伤。这一切显示，卡米耶是被人活活掐死的。

然后，人们仔细搜查了整幢房子，始终没有发现列斯巴纳太太、凶手以及凶手留下的其他线索。最后，众人来到了后院，在铺砖的院子里看到一个被割断喉咙的老太太的尸首。尸身被割得惨无人形，头部血肉模糊，在人们想扶起尸首时，头部便自己掉了下去。

第二天，报纸上登载了关于这件血案的另一一些消息，说是这件骇人听闻的案件虽然有一些相关者，但是毫无线索可言。报上还说，警方传讯过所有与莫格街血案相关的人，但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报纸同时刊登了所有重要关系人以及他们的证词。

一名一直为列斯巴纳太太服务的洗衣妇宝兰·迪布尔告诉我们，她已经认识列斯巴纳太太和她的女儿3年了，她们是一对关系和睦的母女。宝兰不知道她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也许是算命。列斯巴纳太太给的工钱很丰厚，她们家中只有四楼摆着家具。

烟商皮埃尔·莫罗说，他4年来一直为列斯巴纳太太提供烟草和鼻烟。他知道列斯巴纳太太在这一带出生，那栋房子虽然是她的，但是她自己原本并不住在这里，而是把它租给了一个珠宝商人。后来，珠宝商招来很多身份复杂的房客，他们肆意地糟蹋房屋，这使得列斯巴纳太太十分不满。最后，列斯巴纳太太从珠宝商手中收回了房子，带着女儿住了进去，到出事为止她们已经在那里住了6年多。

卡米耶一直深居简出，所以皮埃尔·莫罗没见过她几次。虽然很多人说列斯巴纳太太会算命，但皮埃尔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只看到过一个脚夫和一个大夫来拜访过列斯巴纳太太。这对母女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很少与人接触，也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亲朋好友。她们的房子，除了四楼屋子的窗户外，其他的都难得打开一次。

德洛雷纳街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老板老米尼亚尔提供的消息表明，列斯巴纳太太在8年前开始就经常在他的银行里存些小笔存款，就在列斯巴纳太太临死前3天，有人全部提清了她的存款。现金是由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职员阿道夫·勒·本送到列斯巴纳太太家里的。那天中午，阿道夫·勒·本将四千法郎的金币装成两袋送到列斯巴纳太太家，当时卡米耶接过一袋，列斯巴纳太太接过了另一袋，然后他就离开了。阿道夫确定，当时这条偏僻的街上没有人。

饭店老板奥丹亥·梅尔、警察伊西陀尔·米塞、银匠亨利·迪法尔、裁缝威廉·伯德、殡仪馆老板阿丰索·加西奥、糖果店老板阿尔贝特·蒙塔尼是事发当时最先冲进列斯巴纳太太房子的人。他们都表示，门是用铁锹撬开的，而且很容易打开。所有人都说，他们在屋子中听到了尖叫和争吵的声音，具体的情况就像昨天报纸上报道的那样。问题是，关于这些声音，证人们出现了分歧。

饭店老板奥丹亥·梅尔不会说法语。他并不住在这里，只是在路过那屋子时，听见有人在里面呼救，并且大概喊了十多分钟，之后他就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了屋子。奥丹亥·梅尔确定，他在屋子里听到了两种争执声：一个尖声尖气，一个粗声粗气。他认为声音尖的那个，是一个法国男人，他听不懂那男人在说什么，因为那男人说得又快又急；另外那个粗声粗气的声音则一直在说“真该死”



和“活见鬼”，还说过“天哪”。

警察伊西陀尔·米塞则不能确定尖声尖气的那个人是男是女，不过他同样没听清那个人说的是什么。但是，伊西陀尔·米塞认为尖声尖气那个人说的是西班牙语；至于粗声粗气的那个，他认为是法国男人，那法国男人所说的内容和奥丹海亥·梅尔听到的一样。

银匠亨利·迪法尔虽然不敢肯定自己听到了什么，但他认为声音尖声尖气的人恐怕是女人，不过肯定不是列斯巴纳太太和他的女儿，因为他经常和她们谈话，他认得她们的声音。那个粗声粗气的是意大利人，虽然他不懂意大利语，但他感觉那个人说话的腔调像意大利人。

裁缝威廉·伯德也认为尖声尖气的声音应该是女人的声音，但认为她说的是德语而不是英语；至于粗声粗气的声音，他也觉得那该是个意大利人。

住在莫格街上的殡仪馆老板阿丰索·加西奥原籍西班牙。他没有上楼，但他认为那个说话尖声尖气的人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个英国人。虽然阿丰索不懂英语，但他觉得那个人说起话来有英国人的腔调。

糖果店老板阿尔伯特·蒙塔尼是意大利人，他认为尖声尖气的那个人说的是俄语而不是意大利语，虽然他从未跟俄国人交谈过。

后来，警方又传讯了这6名证人，再次确认了当时的情景。这6个人确定，他们发现卡米耶小姐的尸体时，房门是反锁的，而且他们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当时房间里空无一人，而且前后窗子全都关着，从里边牢固地拴着。

这栋房子的前房房门锁着，钥匙还插在上面；后房房门虽然没有锁，但也是关着的；阁楼的窗户被钉死了；而在四楼过道尽头，屋子对面，有间堆满杂物的小房间，房门半开半掩，这里的東西人们都仔细地搜查过了。

四楼所有房间的烟囱都十分窄小，一个人绝不可能通过它出入，况且他们还曾用通烟囱的扫帚把楼内全部烟囱的管道都通了一遍。这栋房子没有后楼梯，所以，在楼下有人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从这里溜走。卡米耶小姐的尸体当时被塞在烟囱里，四五个人一起才把她拖了出来。

证人们对上述事情的说法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从听到争吵声到闯进房

间所用的时间，有人认为是3分钟，有人认为是5分钟，有人认为房门很好打开，有人则认为很困难。

负责给列斯巴纳太太和卡米耶小姐验尸的保罗·迪马医生告诉我们，卡米耶小姐身体上有多处擦伤，这表明她确实是被硬塞进烟囱里的。她喉咙处的伤很严重，那里有明显的指痕，卡米耶的眼球突出，腹部变色，舌头也有一部分被咬透，这一切表明她是被人掐死的。另外，卡米耶的心窝上还有一大块淤伤，像是被人用膝盖压出来的。这显然是凶手造成的，但凶手有几个人还不清楚。

至于列斯巴纳太太，她简直是支离破碎。她全身多处骨折、骨碎，身上到处都是变了色的淤伤。医生想不通这些伤是如何造成的，只有一个力大无穷的壮汉，用大而沉的钝器，才会把一个人伤到如此地步。所以，人们很自然地排除了女性作案的可能性。至于造成列斯巴纳太太脖子上割伤的凶器，很可能是四楼房间里的剃刀。另一名外科医生亚历山大·爱迪安也给出了同样的意见。

之后，警方还询问了其他证人，但仍然没有获得重要线索。巴黎警方在这件空前的血案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整个圣罗克区也因这案件到处人心惶惶。虽然警方逮捕了送金币给列斯巴纳太太的银行职员阿尔道夫·勒·本，但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与此案有关。

迪潘对这件血案十分感兴趣，他问我对案件的看法。我仔细地研究了报道后告诉他，我同大多数的巴黎人一样完全没有头绪。

迪潘微笑着告诉我，想要破案不能单凭传讯结果。虽然巴黎警方以这种方法作为主要手段，并且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真相有时候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抬眼可以望见的地方；就像我们抬头观看星空时，只是斜眼瞟一瞟，就能够将星星看得很清楚了，但如果我们死死地盯着一颗星星，时间长了，我们反而看不清它了。所以，如果我们钻牛角尖，真相就会被歪曲。

迪潘决定去调查这桩案件。这不仅是因为他对这案件本身感兴趣，也因为阿尔道夫·勒·本曾经帮助过他，迪潘不希望他无辜受罪。

由于迪潘认识警察厅厅长，我们要进入列斯巴纳太太的寓所非常容易，但是那里离我们的住处十分遥远，所以我们到达时已近黄昏。

那幢房子看上去跟报纸描述的一样，是一座普通的巴黎式房子。我们围着房子走了一圈，把整个楼房及其周围街道都细细探查了一遍，然后才向看守人员出示了证件，要求进入。我们在警察的陪同下走进房子，径直来到发现卡米耶小姐尸体的房间，母女俩的尸首还停放在那儿。房间的情景和报上说的一样，迪潘仔细地观察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列斯巴纳母女的尸体。然后我们又勘察了其他一些地方，直到天黑才离开。

回家途中我们顺便去了一家日报馆询问了一些事情。

(三)

调查过后，迪潘什么也没有和我说。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询问我是否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什么特别之处。我很遗憾地告诉他，我的发现依旧停留在之前报纸所说的那些情节上。

迪潘告诉我：“不要被报纸诱导。这件案件让人觉得很蹊跷，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凶手，不知道凶手杀人的动机以及他的作案手法。在整个案件里，争吵声，楼上只有卡米耶小姐，密室，房间凌乱，被倒塞入烟囱的尸体，列斯巴纳太太尸首不全……这些细节都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范畴。警察找不到原因，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才认为这是一件玄妙的事情。其实，想要解决这件事很简单，只要打破常规就行。我们不是要找出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应想想有什么事是从未发生过的。其实，我已经解决了这个案件。”

迪潘的话让我感到十分吃惊。接着，他告诉我他在等一个客人到访，这个人即使不是杀死列斯巴纳夫人和她女儿的凶手，也必然和这个案件脱不了关系。迪潘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他相信这个人一定会来，然后他拿出一把手枪，并告诉我一定要把他留下来，用我们都知道怎么样使用的手枪。

接下来，迪潘向我讲述了他对案件的看法。他认为，那些闯进去的人们听见

的吵架声，确实不是列斯巴纳母女的。所以，我们可以排除老太太在杀死女儿后自杀的可能。那么，凶手是谁？从大家的供词中，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点。

这个特殊点就是，那个尖声尖气的声音说的到底是哪种语言。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觉得那不是他们的母语，而是外国语言；而且他们都认为，那种语言他们从未听过，或从未与说那种语言的人交谈过。这种声调不是我们熟悉的欧洲五大区域的。在巴黎的亚洲人和非洲人非常少，而且他们的特征很明显，所以应该是这些人。

就是这个疑问使迪潘对案件有了一定的认知，这也是他到列斯巴纳母女寓所去的原因，他想通过对那里的勘察找到凶手逃走的方法。既然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谋杀，那么我们一定能找到凶手行凶的手法和逃离的方式，因为杀手不能像风一样无形飘逝。

接下来，迪潘详细分析了凶手可能采取的逃跑方法：

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到有人在争吵，所以在大伙冲上楼时，凶手一定还留在发现尸体的房间或是它隔壁的房间里，因此只要人们仔细搜查这两间房间就行。但是警察已经把整个房子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出口。而迪潘会去那栋屋子就是为了验证这两间屋子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出口。

事实证明，这两间屋子的房门紧锁，钥匙也都插在里面，它们是真正的密室。然后迪潘审慎地思考了凶手是否有从烟囱逃走的可能。通过卡米耶小姐的伤痕，我们明白这些烟囱和普通烟囱一样，连一只成年猫都藏不住。迪潘接着又想，既然这两条路都被堵死了，那么凶手逃走的出路就只有窗户。

首先是楼前窗口。案发当时街上有很多人，凶手从那里逃走一定会被发现，所以迪潘确定凶手是从楼房的后窗逃跑的。接下来，他要证明凶手怎样从那里逃走。

发现尸体的房间有两扇窗子，其中一扇窗子没被家具堵住；另一扇的下半扇，被床架遮住了，而没被遮住的部分紧锁，根本无法打开，而且这扇窗户被两枚钉子完全钉死了，任你有再大的力气也拉不开它。警察据此认为，凶手无法从这扇窗户逃跑，但迪潘并不这样认为。

迪潘告诉我，有些看似作用重要的事物，事实未必如此。迪潘在勘察那栋房子时，曾经仔细地研究过那扇窗户，他坚信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得窗户在凶手离开后自动拴上。而当他看到窗户上的两枚钉子时，就确定那是凶手故意留下来迷惑警察的。

迪潘花了很多精力才将窗户上的钉子拔下来，然后他想把窗框往上推，结果正像他分析的一样，那个窗框一动也不动。一定有什么机关！

于是，迪潘踏上床架的棚子，探出头，仔细地观察了床头后面的另一个窗子。在床头的后面，迪潘找到了一根弹簧。迪潘仿佛明白了什么，他按了按弹簧，接着把钉子安回原位，并打开窗户，然后一个人跳出窗子。这时他看到，窗子上的弹簧重新碰上，窗户自动关上了。“我确信，这就是凶手逃跑的地方。”迪潘说道。

但这种手法有一个缺陷，就是那个钉子不能重新钉，所以，钉子或许一样有问题，可看上去扇窗户的两枚钉子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认为自己的分析在哪里出现了错误，但是迪潘不这样想，他自信他的分析毫无纰漏，仍然认为问题还是出在这枚钉子上。

迪潘仔细研究那两枚钉子，当他想把钉子取出来看看时，却只取出了钉子头，钉身还牢牢地钉在钉眼里。当他将钉子头放回原处，钉子头和钉身又连接在了一起就像一枚钉子一样。

迪潘再次按了下弹簧，轻轻把窗框向上推，这时，钉子头就和窗框一起被推了上去，然后随着窗户的再次关闭，钉子头又回到了原位，这样我们看到的又是一枚牢固、完整的钉子了。

分析至此，迪潘证明了犯人完全可以通过床头上的那扇窗户离开房间。因为窗户能够自动关闭，所以这间屋子才会变成密室，这使得案件变得扑朔迷离。

接下来，迪潘分析了凶手是如何从四楼逃下去的。

当初在勘察房屋时，我们围着屋子兜了一圈。那时迪潘发现，在距离那扇窗子大约5尺半的地方，有一根避雷针。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利用这根避雷针跳进窗户里。除了避雷针，迪潘还发现这栋房子四楼的百叶窗，是一种在巴